

Xiao Shuo Jie Wenku

陈占敏 著

小说界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沉钟

陈占敏

沉钟

陈占敏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 Inc.的商标。

第一章

没有哪一个日子像一九六一年的四月十二日这样令冯子明刻骨铭心，像热烙铁在受伤的腿肚子上烙了一下似的。倒不是因为这一天是他的十周岁生日——庄稼院的孩子再高贵，他们的生日也像小狗差不多，有时候连母亲都会忘记身体最痛的日子——而是因为这一天跟一个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无比辉煌。这一天早晨，二十七岁的苏联小伙子尤利·加加林从哈萨克共和国中央的拜克努尔宇宙发射场被东方号火箭射一颗弹丸似的送上太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升天的神仙。世界还未进入信息时代显得很大，通讯被空间阻隔传递缓慢，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小伙子太空旅行的神话被十岁的孩子知晓还要再过几个昼夜。冯子明在他来到人世的第十个年头别无所思，只苦熬苦挨地等待着中午的一顿面条。他是老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龙骨凤髓，出身不凡。然而时世艰难，命运乖囊，首领之子的生日庆典要想如多年后一样吹灭蜡烛唱洋歌热热烈烈地庆祝尚不可能，他只是如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希望用水煮的面条缠住流逝的生命，让死神的脚步晚一些走近。为了这一

顿生日面条，冯子明已经饿肚子三顿坚持空腹，面对着盘子上碾碎了苞米棒做成的团子，他只喝口凉水刷刷牙咕噜咕噜噗地吐了。他的母亲白牙一毗像三十年后做广告的小姐似的说：“要想牙白得用盐水。”

冯子明不理睬母亲。母亲牙白令人喜爱，但是因此而挣得“白牙”外号却常令冯子明羞愧含恨。他忿忿地道明自己只用凉水刷牙而不吃苞米棒团子的原因，出语文雅令人惊喜：“苞米棒粗糙难咽。”

多日来大家频频讨论吃食问题，共同认为花生皮子比苞米棒要好吃得多。虽然花生皮子是花生仁的外衣直接与泥土接触苞米棒被苞米粒包裹不被风沙侵袭，同样地碾碎之后花生皮却显出了几分细腻柔软的品质，而且有一股甜丝丝的味儿。党支部书记冯振东为儿子的出语文雅惊喜无比，他一下子想起了十年前儿子的那个真真切切的出生之日。女人临盆的头天夜里，他从何寿仁老头那里找来一本没了封皮的纸页黑黄的书，一俟接生婆子收拾利索把一团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嫩肉往炕上一放，他就把书塞到了小人儿的头下。他听说过新生婴儿头枕书本就能念好大书的古老经验，一心改换祖辈务农从土

地里讨吃食的门庭。没料想头枕了古书的儿子拼命大哭，野猫抓脸似的。冯振东以为儿子嫌书页硬得不舒服，就在上面铺了一片巴掌大的布头，儿子安静了片刻又大哭起来。疲惫至极的产妇侧了脸观察儿子却无力抬手去抚慰，她只是发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观，儿子的右耳后边有一个杏仁大的疙瘩骨碌碌转动，像一只眼睛似的。做母亲的心头一动，神奇般吐出一个字来：“谷。”

冯振东愣了一霎，转而明白了妻子的所指，抓过炕头上的半袋谷子塞到了儿子的头下。谷子是放在炕头上炕干的。在热炕上炕干粮食是中流河两岸农家的经验。枕了炕干的谷子冯振东的新生儿子安静地睡过去了。冯振东抓起书来认真阅读，却只能断断续续地读出少数几个字来：“天地之间……虫三百，人……牙……毛……”

正担任着小村青年队长还没有当上党支部书记的冯振东为自己不能念下书上的文章气恼万分，他终于趁着老婆不注意把书悄悄地塞到了谷袋子底下，把袋子口松了一下，把谷子薄薄地摊开铺在书上，好像在书页上播撒种子一样。儿子耳朵后边眼睛似的疙瘩骨碌碌转动，却没有再哭。

十岁生日的上午冯子明在村子东头的小学校里读书，老师是二奶奶新嫁闺女的丈夫瘦瘦高高的冯立斌。两天以后，正是这位小学民办教师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课堂上传播开来：“加加林上天了！”

小学生们还不到会把真理和谬误一起怀疑的年龄，他们以为人类上天入地都是可能的，他们只是不明白上天的方法，老师就教给他们：“坐着火箭。”

火箭的方法仍然不好掌握，小学教师冯立斌苦苦思索，不知道用什么样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生明白。下课以后，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坐在墙外晒太阳，大家彼此都听得见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声，一般而言，声音粗犷是男生的肚子，声音柔和的是女生。老师的声音时而粗犷时而柔和，因为他要在学生面前装装样子，费力气假扮斯文。农历二月底的阳光还没有强烈到刺人眼目，老师的手上把玩着一个黑蓝色人造革的圆鼓鼓的钱包眯缝了眼睛，学生们都知道钱包里装的不是钱币而是树叶和烟叶按五比一的比例配合而成的碎末。学生与村民在好长一个时期里为小学教师冯立斌的奢侈感到困惑而又气愤：大家连吃的树叶都找不到了，你却把那么高贵的东

西烧着了冒烟。你是农民的儿子吗？冯立斌用不怎么理直气壮的声音回答大家：“我得教书，脑力劳动得吸烟哪。”

冯立斌两手捧着蓝色人造革的圆鼓鼓的钱包像捧着一个宝物，他刚刚抽过一支树叶与烟叶五比一合成的烟，思维变得清晰而又敏捷，他的两只拇指在钱包上一下下按着从拉锁处喷出若有若无的烟尘，他说：“汽车喇叭，滴滴——”

学生们没有见过汽车也就没有汽车喇叭笛笛的联想，一张张小脸黑瘦黑瘦的不动声色，老师的脑子里闪电般掠过一个伟大的思想，他大声地宣告：“火箭就是起火！”

老师接着讲解火箭与起火相通的原理。起火不是造成灾难的无情火焰而是给人欢乐的焰火，一种火药制成的炮仗类玩物。老师说大家都放过起火仔细想想这个道理吧，把起火捏在手里点燃，烟火往下喷起火就往天上钻，火箭的道理正是如此，点火以后尾部喷火头部升空。学生们异常活跃，争先恐后炫耀自己放起火的体会。那种用来装点节日尤其是元宵佳节的钻天炮仗大家是太熟悉了。刚刚度过了十岁生日的冯子明说：“起火上的麦秸

秆是掌握方向的，火箭上肯定也有。”

冯立斌老师含笑回答：“当然了，那当然了。”

冯子明接着讲述自己曾经有过的教训：“我头一回放起火的时候，把麦秸秆拔去了，起火不往天上飞往房子上飞。”

冯立斌老师仍然不减笑容，说：“当然啦，那当然啦。”他想象着起火不往天上飞却跑到房子上去的情景，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笑过以后他的脸色一沉，说：“起火原本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

学生们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脸色变沉，却把苏联人用起火一样的办法上天的故事传遍了小村，小村的村民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笑死几个：“哈哈，坐着起火上天！”

好多人则欢天喜地地思量着苏联老大哥今天坐着起火上天，明天就会有起火把我们载到月亮上去和嫦娥成亲生儿育女过另一个世界的日子。美好的向往使大家连肚子上的饥饿都忘记了。党支部书记冯振东自豪地说：“老大哥比咱们海洲姥娘差远啦，海洲姥娘骑着苞米叶上天。”

话说了以后支部书记又后悔，觉得此话不应该出自他这种身份的人之口。此时老大哥向我们讨债还没成为公开的新闻只是内部消息，而海洲姥娘骑着苞米叶上天倒是小村人人皆知的故事。那一年何姓老坟上迎春花开的时候海洲姥娘开始泡脚。小姑娘幼年丧母，到了泡脚的年龄只好由父亲执行这种残酷的手术，用裹脚布把十根脚趾折断八根，只留下拇趾一枝独秀。泡脚的日子里海洲姥娘的哭声比别人家的女孩子更多了几分凶残残的劲儿。小村的女人们便暗暗垂泪，祈祷阎王爷千万不要把自己过早地收了去，要是孩子的父和母必定要早早地收去一个，就让她爹先去吧。村子南头的那座房子里海洲姥娘的惨叫与小村女人的眼泪维持得同样长久，等到哭叫消失以后父亲要给女儿穿上尖尖的绣花鞋子，才发现鞋里无论如何也装不下女儿脚了，不是因为长度而是由于厚度。请聪明的女人一看，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海洲姥娘的脚包反了，人家女儿的四根脚趾头是往下折断踩在脚底，她却往上翻转在脚背上翘着。

海洲姥娘骑着苞米叶上天还不是因为她的脚包反了在走惯了的这块土地上行走不便，她其实仍然可以穿了

特制的鞋子扭扭地行走，只不过人家女人的小脚行路脚后跟捣地她是整个脚掌落地罢了，听上去声音有些古怪，啪哧啪哧的不像个女人也不像个男人，步态相足音都不像是这个世界的生灵。下老雨的那一年三河县高粱瞎眼。高粱花开的时候大雨开始降下，下到后来人们发现雨柱子发白扭扭歪歪的模样都变老了。高粱花在瘦瘦的高粱穗子上发霉，飘落到水里腻腻地往一起聚拢，抱个团儿打个旋儿就随水远去了。高粱晒红米需要个太阳出来，太阳久久地躲在雨云的后面高粱米也就懒得生出，高粱壳瘪瘪的像没有眼珠的眼皮永不睁开。庄稼人每日里在自己的屋子里望着雨帘子外面盼望天晴。海洲姥娘挑选了一片满好的苞米叶站到了猪栏墙上。雨柱子不偏不倚击打着她的一头秀发，年轻饱满的脸庞一会儿就被雨水洗白了。她安静地站立片刻平定心跳抑制呼吸，手脚利索地把苞米吟夹到两腿之间，像小孩子夹根苞米秸骑大马一样。她闭上。眼睛纵身一跳，猪圈里即刻击起了巨大的水花。海洲姥娘在水里手脚乱刨，猪圈里的水并没有把她的身子弄脏，多日的雨水已经把猪圈冲刷得干干净净。听到了异样的响声海洲姥娘的父亲翻身下炕，跳到猪圈里把女儿救起。下老雨的日子里父亲一直在炕上

睡觉不分昼夜，反正白天与黑夜同样不见太阳。被海洲
姥姥夹在腿间的苞米叶在猪圈里漂浮旋转，父亲问女儿：
“你跳到猪圈里干什么？”

女儿认真地回答：“我去告诉老天爷别下雨啦。”“好孩子！”父亲的热泪夺眶而出，把湿淋淋的女儿紧紧地抱住了。那时候海洲姥姥还没有出嫁。父亲抓住被他包反了的一双奇形怪状的女儿脚激动地揉捏不止，潜潜流泪。女儿脚被父亲揉捏得泛起了美丽的红润，脸上的红润也如脚上的颜色差不多同样妩媚。父亲的泪水止住以后窗外的雨柱子渐渐变得稀松疏朗，雨帘逐渐轻薄露出了高远地方灰蓝色的天空。一道阳光突然射出把人惊得目瞪口呆，海洲姥姥附到父亲的耳边娇羞地说：“爹，我得出嫁啦。”

海洲姥姥新婚的大喜日子地皮已经晒干。小村人把海洲姥姥骑着苞米叶上天当作笑料来谈代代相传，全不感念海洲姥姥是做了地上百姓的信使把要求停雨的愿望传达给上天。女儿的壮举被人当作笑话口口相传之后海洲姥姥的父亲气得咬碎了自己的舌头。五尺高的汉子无力钳住忘恩负义的众人的舌头，他只好把自己的一根舌

头咬碎免得再多嘴多舌，可是他却因此流血不止死去。那时候他的女儿也在流血，是为了生产海洲他妈，上一辈的死日也正是下一代的生日。

冯子明的十周岁生日面条其实只吃了一碗，他的母亲先用苞米棒团子把两个小女儿打发走了，才咬着白牙把面盒子敲了又敲，也只是揉了小孩拳头大的一块面用激面杖推成薄薄的饼儿，故意在面板上慢慢地多切了一段时间，以为这样就会把面条弄得很多，其实她只是比以往切得细一岁罢了。她用竹筷子在锅里细心地划拉打捞，然后又使用铁丝筑篱，筑篱铁丝与锅铁磨擦出刺耳的响声，响声消失后锅里的水渐渐平静，那颜色远远没有主妇的牙白，稀稀淡淡的透出青铮铮的光亮。为了生日面条饿了三顿肚子的冯子明捧起面条来先是急吃，两筷子就扒没了半碗，母亲白牙一毗笑眯眯地提醒他：“你不能慢慢吃？”

冯子明看母亲一眼即刻明白了母亲的用意，那是跟慢慢地切面同样的道理。冯子明于是改变吃法，用筷子一根一根挑起面条，从碗到嘴的距离用半分钟时间送到。后来他把碗从胸前移开放到饭桌上把距离拉长，又把碗

里的面条用筷子一根一根夹断，把夹断的再一次夹断，一节一节用筷子小心地夹住远远地送到嘴里。等到他终于把碗里短到几乎夹不住的面条全夹起来送进嘴里以后，他才发现了顾此失彼的大错误：他只顾得延长吃的的时间让自己相信他一直在吃，却没有想到由于时间的拉长先吃下去的已经消化掉了，吃到最后竟如一点儿没吃一样。母亲看他望着一只空碗凄凄哀哀的样子，又把白牙毗了一下说：“吃菜团吧。用面汤泡着。”

冯子明漠然地看着破碎的驴粪一样的团子一动不动。白牙又说：“你爹要泡，我没有舍得给他。”

不用儿子动手，母亲把苞米棒团子掰在碗里舀上面汤。团子遇水即刻散开，冯子明捧起碗来就喝，他实在是饿苦了，也就不再计较生日的礼数。

这时候苏联人尤利·加加林正在太空遨游。东方号宇宙飞船了望窗外的水珠不往地上降落却在空中自由地飘浮，碰到飞船上就像花朵的嫩瓣上附着露珠一样。尤利·加加林通过飞船的了望窗俯视地球，清楚地看到镶在河流边上的小岛丛林密布的河岸，情不自禁地嚷嚷起来：“多么美丽呀！”尤利·加加林激情浩荡的嚷叫飘过

没有空气的漫漫的宇宙，穿过铁甲般坚硬的厚厚的大气层，明白无误地传回到地球上。地球上的人不知道小伙子是在赞美人类居住的地方，还以为他是赞叹与人类不相干的另外的星球呢。两天后的夜里冯子明跑到村外仰望天空，要从无数璀璨闪烁的银星中找到尤利·加加林乘坐的那一颗，冯立斌老师说宇宙飞船在太空飞行就像一颗星星一样。冯子明不知道第一个跑出地球飞往太空的人此时已经又回到了地球上。冯立斌老师说要做宇航员必须身体好。“牙齿，牙齿必须三十六颗整整齐齐。”老师这样地告诉学生。

好多学生用舌尖舔着牙齿暗暗地计算，冯子明想到的问题远比牙齿重要。“吃菜团行吗？”

老师沉思了一下，轻轻地摇摇头。然后老师告诉学生，尤利·加加林的父亲是集体农庄的木匠，母亲是挤奶工。这么想吧，母亲挤奶，儿子还不是整天喝牛奶吗？“不用吃饭啦！”

老师说着，自己先激动得了不得了。学生们神往地追问：“牛奶什么味？好喝吗？”

老师声音大得像吵架：“当然好喝啦！就像面汤！”

冯子明看加加林的那颗星星把脖子都仰痛了，他仍然盯着浩瀚的星空目不转睛。农历二月底三月初的天空到夜里没有夏天那般低垂。星星也没有那么稠密，看上去高远而又疏朗。冯子明想这样的天空要寻找人坐的那颗星星就比较容易了，就是不知道那个人从什么方向飞来往哪个方向飞去。他知道苏联在北方。冯立斌老师爱好画画，就经常愿意用粉笔在黑板上很快地画一个中国地图，啼明的公鸡一样，然后在鸡头鸡背的上方写上“苏联”两字，告诉学生看地图上北下南。苏联的位置是北方，那么就往北看吧。可是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已经飞过了老店上方的这块天空呢？如果已经飞过，回来的时候就应该自南而北。冯子明于是调换了方向，面南而立，仰面朝天。后来他席地而坐，像一只疲倦的小狗。脖颈痛到了麻木僵硬以后他发现躺倒在地上比较舒服，脊背着地四肢着地像死过去一样，只留下两只眼睛睁着，跟天上的星星比赛谁能够长时间的保证不眨不动。半夜过后，他的母亲在村外的泥地上找到了他，看他睁着眼睛一动不动的样子还以为他是真的死了。轻轻地叫叫他把他抱起，母亲悲哀地发现；儿子轻得一只手就能托起来。母亲臂弯上的儿子朦朦胧胧地咕哝一声：“牛场。”

第二天晚上冯子明看加加林乘坐的星星从暮色刚落就开始了。那时候只遥远的天边出现了一两颗大星，也不闪烁，像颗银钉似的静静地钉在那里。他在放学之前忽然想到，天上的星星全部出现之前如果加加林飞过，那就比较容易捕捉。因此他没有吃晚饭就到了村外。他向东移了一下，免得母亲喊他吃饭时他能够听见。他差不多走到了村子东南面的大青顶底下。暮色里的大青顶黑苍苍的。他听不见大青顶下面金矿井里打炮眼的锤钎声，也听不见炮声，他知道那不是因为矿井太深而是根本就没有打什么炮眼。矿井下带班的程宝喜跟党支部书记冯振东说饿得不能干了的时伊，冯子明曾经力程宝喜剃得白亮的光头惊喜不已，他想能够把一颗头刮得那样光亮的刀子一定锋利无比。那时候他听见父亲说：“拉着水吧，别把洞子淹了就行。”

入夜的大青顶上亮起了一盏孤零零的灯，灯光下有微弱的水光波动。冯子明知道那就是从金洞子里拉上来的水，千年积水。冯子明把目光从大青顶上的灯光抬起向上移动，投放到星光逐渐稠密起来的天空上。他真的没有听见母亲唤他吃饭的喊声，也许母亲的呼唤原本就